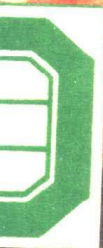


ZONGTONG NÜER MENG'NANJI

# 总统女儿蒙难记

(美) 马里伦·夏普著

刘小田译



# 总统女儿蒙难记

---

〔美〕 马里伦·夏普 著

---

刘小田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封面设计：韩 琳  
插图：杨学光  
责任编辑：赵燕玲

## 总统女儿蒙难记

〔美〕 马里伦·夏普 著

刘小田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6.75 印张 2 插页 102千字

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1.90元

## 内 容 提 要

在戒备森严的别墅里，美国总统的女儿安娜突然失踪，震惊了整个中央情报局，引起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追逐。而中央情报局中的怪杰欧文却正带着安娜，混过插翅难飞的国境，突破围追堵截。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不断收到假线索，接连损失最出色的特工人员，几近束手无策……就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一个偶然的发现使欧文悟到自己陷入一个大骗局。于是，欧文在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的双重追逐下，历尽千难万险，将安娜平安送回，并挖出最危险的敌手。

本书曾风靡全美，场面惊心动魄，悬念伏笔渗透于字里行间，读来令人不忍释卷。

马尔科尔姆不安地来回走动，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条从克那雷斯镇方向一直向上蜿蜒到他脚下的公路。

他竖起大衣领子，以抵御北方凌晨那袭人的寒气，手又深深插进那装着葵花子的大衣口袋。

葵花子，这正是格拉哈姆所坚持要用的联络信号。不是腰果，也不是花生米，只能是葵花子。格拉哈姆是绝不会考虑另一种信号的，因为向日葵乃是整个行动计划的代号。马尔科尔姆撕开塑料包装，一个接一个地嗑起瓜子，竭力不让一个掉在地上。

马尔科尔姆并不确切知道这个格拉哈姆是何许人。但他却清楚这个人的份量：他是整个机构的巨头之一，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冒亲自出马的风险。

马尔科尔姆停止了嗑瓜子，目光移向脚下，随后小心地舔湿了细长的手指，弯腰去拣一粒滑落到地上的瓜子。他刚一直起身，就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

正从古堡废墟处沿窄窄的小路向下走来。这个陌生人一点儿也不象是那种高高在上，惯于发号施令的大人物们。在马尔科尔姆心目中，那种人应该是穿着意大利皮鞋、法国西装的上等人。而现在正向马尔科尔姆走来的这个男人却穿着一条已经洗得发白的工装裤，头戴一顶深深遮住面孔的棉质海员帽，连那摇摆的走路姿态也是一个地道的普通人。

马尔科尔姆把葵花子装进大衣兜，静候着那个人走来。等那人走近他面前时，他说：“一切人都将以棺材为归宿。”

“当丧钟敲响时，帝王也行将入木”，格拉哈姆回答说。这一接头暗语是德莱顿的两句诗。

两人并肩走过古堡，向普罗梅那德河岸漫步走去。直到长满灌木丛的陡峭河岸时，格拉哈姆才发问道：“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我已考虑了很久”，马尔科尔姆开了口。

但格拉哈姆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开场白：“我感兴趣的是您的研究结果而不是研究方法。事情可行吗？”

“当然，先生”，马尔科尔姆急忙答道，“计划是完全行得通的。”

格拉哈姆拐上一条直抵陡峭河岸的小径，马尔科尔姆拉开一步距离，毕恭毕敬地尾随其后。河水

的喧嚣声更清晰了。

“如何进行呢？”格拉哈姆的问题仍是那样简单、严峻。

马尔科尔姆赶上一步，又和对方并肩而行。“我们的第一步棋就是要把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从白宫里偷出来”，他一边说，一边将一份折叠着的报纸递给了格拉哈姆。

格拉哈姆打量着报纸：“您是说……”

“是的，先生，就是偷出来。”

格拉哈姆无表情的脸一下子充满了活力，这个大胆的设想显然很中他的意。但很快他又皱起了眉头。

没容格拉哈姆说出自己的疑虑，马尔科尔姆就抢着介绍起自己的计划：“我们挑选最强的行家承担这项任务，要求他干得干净利索而不留任何痕迹。可能暴露这个人身体的任何线索都要掩灭，绝不……”

“当然，这些我都清楚”，格拉哈姆又一次不耐烦地打断了他，问道：“可走这一步棋到底目的何在呢？”

“先生，妙就妙在我们可以利用此事，精心策划和散布一些蛛丝马迹，我们竭力把头绪引向一些重要的危机源，尤其是美国形象在那里受到损害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制造一系列的混乱和不愉快事

件。如果这些危机源挑选得当，除世界上一些主要棘手问题外，我们还可以解决一大堆次要问题。我们散布的一切蛛丝马迹当然不会是真的，绝不会把对手引导上找到被偷对象的正确道路上。”

“嗯，您的意图我已大致有些眉目了，”格拉哈姆接口说，“事到最后，由我们出马来解开疑团并庆贺胜利。”

“完全正确，先生。当然我们还要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

两人慢慢走着，格拉哈姆沉思地用手摸着下巴，最后下结论说：“这个设想不错，马尔科尔姆，我得承认这确实是个好主意。”

“承您夸奖，先生。”

“但整个计划都取决于棘手的第一步棋，您认为这种……行窃能有把握吗？”

“当然，这一点是全局的关键”，马尔科尔姆回答说，“我认为行窃有把握，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

格拉哈姆猛地站住，向马尔科尔姆投去愤怒的一瞥：“我给您的任务不是去制订一项天方夜谭式的计划，我已经明确对您交代过……”

“我说有把握，是因为确有一人定能完成这第一步棋”。马尔科尔姆辩白地打断了上司的话。

格拉哈姆没有做声，只有扬扬眉毛示意对方说下去。

“这个人就是理查德·欧文。”

理查德·欧文！马尔科尔姆当然会提到这个名字。任何难题只要还有一个人能解，那这个人就一定是理查德·欧文。格拉哈姆继续迈步向河岸走去，仅仅说了一句：“请说明您的理由。”

“您认识欧文其人吗？”

“当然认识。但我并不认为这项任务非他莫属，为什么非他不可呢？”

马尔科尔姆清了清嗓子说：“确是非他莫属，先生。我认为他有着完成此事必备的素质。他机敏、狡猾，有着铁一般坚强的神经。老实说，除他之外，我想不出还有第二个人能担负此重任。”

小路拐了一个弯，奔腾的河水一下子尽收眼底。格拉哈姆似乎是在欣赏着这美妙的景色，但却突然发问道：“欧文现在哪里？”

“在布鲁塞尔。我不认为他和我们之间会有什么麻烦，先生。他只是完成交给他的任务，绝少过问这些任务的政治背景，给他以刺激的仅仅是艰巨任务所提出的挑战，他还从未失过手，真不愧是第一流的行家。”

格拉哈姆心想，马尔科尔姆说欧文机警、狡猾，其实这些赞誉之词还远远不够。欧文是个天才，而且是个有着完全独立自主行动方式的天才。正是这两种素质的组合使他格拉哈姆惴惴不安。

格拉哈姆突然转身问马尔科尔姆：“告诉我，这个人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马尔科尔姆谨慎的回答说：“欧文是个极端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行动起来肆无忌惮，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道德家；他是伪装的大师，但却从来不会虚伪；一个象您或我这样的人他会毫不迟疑地干掉，但却又从不加害于无辜。从根本上说，他喜欢一切人，只要他们对他没有伤害之心。但在欧文那里，喜欢和信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不错。您的这番话恰恰证实了我的担心。”格拉哈姆不安地说，“如果这个欧文突然过多地问起为什么……”

“我一点儿也不担这份儿心。欧文从不喜欢多问。当然，在开始行动前，他是会要求得到精确的情况说明的。因为他希望自己是知情人，而不喜欢一无所知地去蛮干。但对政治问题他从来不感兴趣，他只是追求使命的完成。在这方面，您绝不用担心和他会有麻烦。只有一样东西对他来说是神圣的，那就是他所做出的允诺，只要他说到的，就绝不会食言。”马尔科尔姆沉思的目光扫过河面，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也存在着欧文拒绝接受这项任务的可能性。”

格拉哈姆对这种担心没有作答，但心里清楚马

尔科尔姆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欧文和绝大多数特工人员截然不同的正是由于他完全不可捉摸，但他确是担当此重任的唯一人选。

“另外，”马尔科尔姆又开口说道，“假如一项任务对欧文产生了吸引力，那他可说是会全力以赴，无所不用其极。我想您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所制订的这项计划一定会使欧文着迷的。”马尔科尔姆拉开了公文包的拉锁：“我这里整理和搜集了有关他的全部情况。”

格拉哈姆一言不发，冷漠的面孔象是一具假面。只有那贪婪的目光紧紧盯着马尔科尔姆已经拿在手上的那一摞纸。

马尔科尔姆对此毫无察觉，手仍在公文包里翻腾着：“我制订了一份完整而周密的计划，先生。里面也包括了假线索该在何地散布的建议，以及整个事件的高潮和皆大欢喜的结局的考虑。您在细节上的具体打算我当然并不知情，但我尽我的努力做了一些逻辑的推理并得出了结论。我相信您对此会表示满意的，先生。”

格拉哈姆脸上浮现出惊怒交织的表情，他厉声喝道：“你把这一切都用书面形式记下了吗？”

“您放心”，马尔科尔姆微微一笑，说道：“我都是在深夜才开始这项工作，除这份报告外的一切文字东西都已销毁了。”

格拉哈姆又看了看对方手中那份整洁的计划，不放心地问：“有复印件吗？”

“只有两份：一份给您，一份我自留。现在我把这两份都带来了。您尽管放心，一切确保稳妥无误。”

格拉哈姆的神色和缓了，对部下露出一丝微笑：“干得漂亮，马尔科尔姆！好，现在让我看看您的工作成果吧！”

他们现在已走到了河边，双双坐在了一张长椅上。格拉哈姆开始认真审查计划报告。终于他结束了翻阅，抬起头来，但却连看也没有看身边的那位报告的制订者。他呆呆地望着轰响着撞击着河岸的浪花出神，心里琢磨着马尔科尔姆其人以及出自他手的那份计划方案。

马尔科尔姆是起草计划、研究细节这类工作的合适人选，和理查德·欧文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是一个勤奋、呆板、一丝不苟的小职员。谁也不会相信他具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创造性才能，谁也不会把这个平庸的家伙和这项杰出的行动计划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他格拉哈姆低估了这个人，这家伙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计划倒真是极为出色。

格拉哈姆转过头问道：“您能保证绝没有另外的复制件或抄件了吗？您能保证在办公桌上没有留下

任何痕迹吗？”

“请原谅我这样回答您：我可不是个傻瓜”，马尔科尔姆自得地回答说，“干这一行我可也不是个新手了。”

“说得对，”格拉哈姆不由地承认说。他漫不经心地从衣兜里拿出一支钢笔，旋下笔帽，把笔尖对准了对方的脸。一只鱼鹰拍打着翅膀。轻柔地落在水面上。这是马尔科尔姆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后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动作了。他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但声音一下子便被涛声所淹没。他双臂急抬，想遮住面孔，但已经太晚了。

格拉哈姆以最快的速度检查了死者的所有口袋，随后把他拖到岸边的花丛中。以后尸体被发现时，法医肯定已无法找到毒杀的痕迹。马尔科尔姆只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小官员，在郊游中死于心肌梗死，这种事是谁也不会关心过问的。

格拉哈姆把马尔科尔姆的报告放回公文包里，夹着它快步消失在密林中。

## 2

雅典的这家社交酒吧虽然不大，但是舒适而高雅。光亮的木器、华贵的皮面，在一支水晶大吊灯发出的柔和光亮的辉映下，显得十分和谐。

在酒吧的上面是圣布列塔尼旅馆，它是全雅典所有旅馆中的佼佼者。数十年来，古城里的这座著名的旅馆曾有幸接待过不少王公贵族、亿万大亨。战后不久，温斯顿·邱吉尔也曾经在这家旅馆的地下室里和一个刺客玩过捉迷藏。

当理查德·欧文从旅馆的大厅迈步走下这间酒吧时，他的脸上浮现出赞赏的微笑。在整个雅典都沉沦于霓虹灯和塑料家具的这个时代里，只有圣布列塔尼还保持着它那古色古香的传统。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来说，这里简直就象是个舒适的家。他挑选了一张角落里的桌子，从这里可以看到酒吧的全貌。他招手叫来了侍者。

“来杯黑杰克。”他说道。

侍者点了点头，离开了。在他心里立刻给这位

新来的客人编了类。这个男人肯定是个美国人。三十多岁，身材高大而匀称，留着时髦的长发。面部轮廓分明，英俊而又有生气。眼睛非常年轻，闪烁着可靠可信赖的光。没错，这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侍者想道，但却是个少见的有审美观的美国人。否则他绝不会身穿这样一身合体的手工西服，也绝不会具体地点出自己要喝的威士忌的牌子。

理查德·欧文可不是美国人，但他也不是俄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他，根本没有祖国。护照上的国籍可以一天换上一个。随着他姓名的每一次更换，他本人仿佛也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只有当他偶然不用化名的时候，他才被叫做理查德·欧文。但就是这个最常用的名字，也象其他的名字一样，只不过是用来称呼他的一个代号。他的真实身份早已同过去的历史一块儿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他这个没有家庭、没有朋友的孑然一身。

侍者端上了饮料。欧文的眼睛茫然地掠过所有的客人，目光盯着对面的墙壁。他只想用耳朵来分辨各种声音，等待着那应该出现的声音的到来。整个酒吧里大都说的是英语，间或也能听到一点法语或者德语，没有人讲希腊语。

有人说了句德语。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和她的回答。她的语调中夹杂着浓重的口音，说

出的德语也都象是从书上背下来的一样。

欧文的目光令人难以觉察地向一张桌子转了过去。桌旁的一个苗条的金发女郎正吸引着同桌一个相当漂亮的德国男子的全部注意力。

似乎是酒精给那个德国佬增加了勇气，他一点都没有想压低自己声音的意思。他大声地告诉金发女郎，说她是如何如何的美丽，不但美丽而且聪明，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结识过她这样的女伴了。

美国妇女当然是更为解放的女性。金发女郎回答说，“我们不再是围着锅台转的女人。”

那她自然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嗯，其他的事情。德国佬进一步试探着。

“当然。”她带着知情的微笑回答说。

欧文听到这里，已经得出了结论：这个女人不是美国人，而是个德国人。她语调中的美音尽管已相当逼真，但仍未到家。她只是一个冒牌的美国人，装着只是在学校里学了几句德语。欧文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这种不到家的美音只好去蒙混那些不到家的耳朵。

但她可并不是任意的一个德国女人，而正是要和欧文接头的那一个。尽管隔得挺远，欧文仍能看到那两颗镶在女郎耳垂上的硕大的红宝石。它们就象是两颗红色的玻璃珠一样地闪闪发光。当欧文注视着这两颗宝石的时候，那女人摘下了其中的一颗，

把它放在手里玩了片刻后又装回到耳上，随即又摘下了另一颗。同样地在手里玩了一阵。

是的，现在不存在任何疑问了。她正是欧文要在这里碰头的那个女人。

欧文的注意力离开了那仍在继续的男女调情的场面，而想起了布鲁塞尔的那位有着两颗红色骰子的和善先生。当时的接头也是毫不引人注目地进行的。“对不起，先生，请问现在什么时间了？”那位先生问道。

时间是接头暗语中的第一个词。

当欧文回答时，那位先生已经和他并排地向着欧文下榻的旅馆方向走去。“我要去听这次的盛大音乐会，”他接着说，“您也走这条路吗？”

走的时间，这是暗语的全部。

欧文回答说是同路，“那可太巧了。”那位先生说。当他亮出那两颗红色的骰子的时候，欧文立刻知道这个生着一副和气面孔的男人绝非是位好好先生。多年来还从未有人发出过这种双重红色报警信号。这种信号总是发源于机构的最上层人物之手。这就意味着接到信号的人要绝对地服从，直至有人给他明确地布置任务。另外，接到信号的人除了对亮出这个信号的人之外，绝不可信任任何其他的人。

欧文用心倾听着这位先生对他所讲述的一切。当他们走过三幢大楼分手的时候，欧文又有了一个新